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6/6
5 July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0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
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
委员会第1995/89号决议第42段提交的关于
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定期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5	3
一、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西部(西区)		
A. 军事行动期间发生的事件.....	6 - 18	3
B. 大规模拘留.....	19 - 27	6
C. 难民.....	28 - 30	8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D. 在东区的情况.....	31	8
E. 继克罗地亚行政当局重新成立后斯拉沃 尼亚西部的人权情况.....	32 - 40	9
F. 建立信任措施.....	41 - 50	10
G. 结论.....	51 - 57	12
H. 建议.....	58 - 64	12
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A. 萨拉热窝.....	65 - 80	13
B. 联合国指定的其它“安全区”内侵犯平 民人权的情况.....	81 - 87	16
C. 巴尼亚卢卡.....	88 - 96	17
D. 波斯尼亚中部和莫斯塔尔地区.....	97 - 108	19
E. 结论和建议.....	109 - 121	22

附 件

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的会晤计划(1995年5月23至6月2日).....	24
-------------------------------------	----

导 言

1. 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委员会的授权于1995年5月22日至6月3日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了访问。这一访问正好是在这些领土内发生重大危机之际。访问前不久,克罗地亚在斯拉沃尼亚西部发动攻势,访问仍在进行时,则发生了下列重大事件:

在图兹拉71名平民遭杀害;
大肆炮击萨拉热窝,造成平民多人伤亡;
劫持联合国人员为人质;
在巴尼亚卢卡地区严重侵犯人权情事大为增多。

2. 由于种种阻碍,特别报告员的访问只能涉及克罗地亚境内的斯拉沃尼亚西部和波黑中部和南部。访问的详细计划见本报告附件。本报告陈述特别报告员对受访地区的调查结果以及他未能前往访问地区的重大人权情况资料,他未能前往诸如萨拉热窝、联合国指定的其他“安全地区”和巴尼亚卢卡等地访问,是由于安全情况或遭到拒绝。

3. 特别报告员首先要强调的是,在对斯拉沃尼亚西部发生的事件能有清楚的了解之前,有必要作出进一步调查。尤其是,向目前在受波黑境内事实上的波塞当局¹控制地区、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或在所谓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塞克共和国”)境内的难民收集证据,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作了多次要求,但特别报告员或他的实地工作人员都没获准进入这些地区。

4. 克罗地亚当局和波黑当局对访问的进行都给予了合作。特别报告员要感谢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愿意提供有关的资料和意见。

5. 可喜的是,联合国和平部队以及特别是文职人员部分和联合国民警部队都在特别报告员执行任务中提供了充分合作,并希望它们在该地区人权领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一、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西部(西区)

A. 军事行动期间发生的事件

6. 1995年5月1日,克罗地亚共和国在斯拉沃尼亚西部发动了一次重大的军事

行动,违反了1994年3月29日的停火协议。斯拉沃尼亚西部(西区)被划为联合国保护区,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和联合国调停促成的停火协议自1992年以来受到联合国保护和监测,它构成所谓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一部分。克罗地亚军队在大约30辆坦克的支援下于1995年5月1日从三个方向进入西区,并向南朝着波黑边界推进,在36个小时内占据了塞族控制的大部分地区,于1995年5月4日占据了全部西区。在西区的联合国部队由来自四个国家的部队组成,但未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克罗地亚军队的进攻。克罗地亚军队继发动攻势后阻止国际监测员进入军事行动的大部分地区,并在整个星期中阻止他们进入有些地区。

1. Okucani地区

7. 在西区的南半部,主要是在Okucani城镇周围,战斗最为剧烈。1995年5月1日至2日,多达一万人从这一地区逃往塞族控制的波黑领土,护送队中包括许多平民以及若干“塞克共和国”的士兵和军车。在这期间从Okucani到萨瓦河大桥通往该领土的公路遭到克罗地亚军队的猛烈炮击,萨瓦河两岸遭到克罗地亚战机轰炸。至今尚未可能确知在这些事件中死亡平民确定人数。据克罗地亚政府的消息来源,整个军事行动期间在西区约有20个“塞克共和国”平民死亡;但据顺利通过萨瓦河的难民报称,单单沿Okucani--萨瓦河公路的死亡人数就可能比这一数字多得多。

8. 在萨瓦河大桥北端于1995年5月2日从其驻地哨所撤出的联合国部队报称,在萨瓦河和Okucani之南Novi Varos之间的公路沿途见到许多平民尸体,在Novi Varos则有多达30个死亡平民在一批聚在一起的车辆内。当时在这一地区听到重自动武器枪炮声,但死者看来不是炮击受害者。有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向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述及在同一公路更向北地区的一起类似事件,据称1995年5月1日至2日夜里在Benkovac打算乘上一辆卡车时多达10个难民遭到克罗地亚军队机枪击毙。

9. 生活在离通往边界的公路更远的塞族人,很少有可能逃往塞族控制的波黑领土,因此只得面临克罗地亚军队进入西区。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其中包括一名目击者的陈述,1995年5月1日从Novska进入Paklenica村的克罗地亚军队看来对平民和住房胡乱开火,尽管并无任何抵抗,在该地可能有多达10个平民死亡。有一来源说目击克罗地亚士兵将两个妇女的尸体投入一个井里。1995年5月2日,通过Paklenica村朝向Novska往西逃离Okucani的联合国人员报称在公路沿途见到50具尸体,其中包括平民的尸体。据报,在Paklenica村附近克罗地亚军队扣留了15个塞族平民,他们当时正沿着树林中的小道逃往Okucani。男人们同妇女儿童被隔离,遭到

严厉殴打,这一群人都被迫交出他们的金钱和贵重品。

10. 据指称,1995年5月2日克罗地亚士兵在Medari和Trnovo村杀害了16名平民,随后将尸体埋在墓园附近的集体坟场。这一案件尚须进一步调查,因为有迹象显示,这些受害者是在无军事战斗的地点被杀害的。

11. 据报,5月4日克罗地亚士兵进入Gornja Sumetlica村时向一群试图逃离该地为数约15个平民开火,杀死其中两个平民。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于5月11日访问该村时见到两个新埋的坟堆。

12. 据报于1995年5月2日至4日之间,克罗地亚军队在Okucani周围及其西边的Novska和南边的萨瓦河大桥一带大力进行了一次清除行动。据报在该地区使用了化学消毒器,有人见到尸体被装进卡车,据一可靠来源指说,1995年5月3日在Okucani朝西通往萨格勒布的主要公路上见到一队冷藏车。1995年5月4日之后当国际观察员获准进入该地区时已看不见有任何可能违反人道主义法律的迹象。

2. Pakrac地区

13. 在Pakrac(这是受塞族控制的西区北部的的主要城镇)的郊区Gavrinnica,继双方暂时接受部分由当地联合国的阿根廷部队从中调停的“遣散”协议后,战斗于1995年5月3日暂停。该协议使得聚集在Gavrinnica的约600名“塞克共和国”士兵及其家人在随后五天之中逐步向联合国部队交出武器(随身武器除外)后安全通往波斯尼亚。

14. 1995年5月4日下午2时,在恢复讨论遣散之前一小时,克罗地亚军队开始猛烈炮击有“塞克共和国”士兵结集的Gavrinnica地区。据声称,发动这一炮击是为了对付来自“塞克共和国”据点的开火,尽管在场的国际观察员否认发生过这样的开火。若干平民,包括两个女童,据报在这次炮击中死亡,若干其他平民受伤。克罗地亚军队于当天下午4时要求并得到Gavrinnica地区“塞克共和国”士兵无条件投降。

3. 一般陈述

15. 1995年5月4日,克罗地亚国防部长在向议会的陈述中说,在克罗地亚部队进行的军事行动期间,有350至450个“塞克共和国”士兵死亡,1200人受伤,克罗地亚部队本身的死伤人数分别为37人和约150人。未提及平民死亡人数。但据1995年5月22日克罗地亚政府发布的数字是,塞族死亡人数为188人,据称其中20个也可能多

达54个则为平民。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于1995年5月16日在Vrbovljani和Okucani看到的埋葬之地可能是集体坟场。这些埋葬点后来明显受到更动,接受5月底时建起了个别坟墓并树起十字架。克罗地亚政府说,188具尸体现已安置在该地区周围的13个墓地,其中127具尸体已予鉴定。但克罗地亚政府拒绝发表有关大多数战争死亡者身份的资料。

16. 同时,克罗地亚政府声称只有六名“塞克共和国”伤员在克罗地亚的医院得到医治。据联合国估计,约500个“塞克共和国”伤员随着军事行动头两天期间撤离的塞族人逃入塞族控制的波黑领土。

17. 在斯拉沃尼亚地区的军事行动期间有100多所房屋被毁坏。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一份可靠报告指出,Okucani的新警长承认战斗开始后在Vrbovljani、Covac和Okucani有些房屋被炸毁是故意的,因为“过去这些村里的恐怖主义活动是人所周知的”。还发生许多掠夺情事,主要是进攻的克罗地亚部队所为,在较少程度上,撤退的“塞克共和国”部队也有人掠夺财物。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在西区各地见到50多所住房遭到严重破坏。

4. 在军事行动地区之外“塞克共和国”对克罗地亚境内平民的攻击

18. 针对克罗地亚在斯拉沃尼亚西部的进攻,“塞克共和国”当局下令对克罗地亚的几个城市,包括Karlovac和Sisak,于1995年5月2日至3日进行了一系统炮击和火箭射击。装有集束炸弹的10多枚Orkan式火箭于中午时刻射入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造成6名平民死亡,100多平民受伤。有一火箭击中市中心的一所儿童医院。

B. 大规模拘留

19. 克罗地亚当局继恢复控制斯拉沃尼亚西部后,立即拘留了几乎所有男子,特别是来自Pakrac(Gavrinica)周围地区的所有男子。共计1,494个男子,其中包括少年人和一些老年人,被分别拘禁在Bjelovar、Pozega和Varazdin城镇的三个社区中心。

20. 在临时开设的拘留中心中,犯人遭到盘问,克罗地亚当局称说这一盘问意在查明可能的“战犯”;并声称所有其他被拘留者,将依一项免除他们可能因从事帮助“塞克共和国”的活动而被起诉的“免除”法律,无条件予以释放。拘留中心向国际调查开放,许多官员和新闻界代表获准进入观察被拘留者,他们在体育馆看到被

拘留者在毛毯上席地而坐。

21. 根据国际观察员,被拘留者在开始阶段看来没受到严重虐待。但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几份可靠报告述及有些犯人在拘留计划开始后的一些日子中受到虐待。收到的有些报道述及在Varazdin拘留中心发生被殴打情事,克罗地亚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驻在那里的一名警察已被免职并可能被起诉。一名曾被拘留的老年人因受伤而在接受医疗时受到特别报告员实地工作人员的访问,他说,在Varazdin拘留中心用来殴打犯人的房间是国际监测员所看不到的。

22. 一些其他的原先被拘留者也称说受到殴打并在语言上受到侮辱,这发生在当有的人从Pozega社区中心被转移到Pozega监狱途中,有的则发生在从Bjelovar监狱转送到Pakrac释放的公车上(转送是在半夜之后进行的)。据指称这一转送涉及约25个犯人,1995年5月16日夜里由一名军警在公车上负责押送。

23. 克罗地亚政府在几天内释放了1,494名犯人中的大多数,在些则在约两周后获释,但获释者之中无人得到事关保护他们未来按“免除”法律免受起诉的书面通知。据直到6月底收到的资料,克罗地亚当局继续在萨格勒布、Osijek、Bjelovar和Pozega等城市的正规监狱拘禁了约186名男子以便对他们进行进一步调查,有19个外籍战俘则监禁在Split的一个俘虏拘留营,这些都与6月初给予特别报告员的保证不符,即保证绝大部分被拘禁者不久即可获得释放。克罗地亚政府在起初阶段未能向亲属和国际机构提供有关被拘留者身份和拘留地点的资料致使仍旧留在Pakrac地区的家人大感不安和警恐。

24.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述及在Gavrinica及其附近周围许多早先已从拘留中心获释的人重新遭到拘留。这些重新拘留事件也使得仍在西区的塞族人感到不安。

25. 据报目前仍在拘留中的人应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未充分受到确保,他们获得法律顾问的机会看来不多,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似乎未提起任何具体指控。实地工作人员正在调查这一情况,特别报告员将在适当时候将其结论通知克罗地亚政府。

26. 6月9日,关于“免除”的法律虽保证除了据指称犯有战争罪的人之外免除所有“塞克共和国”士兵受到起诉,但其范围正式扩大到适用于斯拉沃尼亚西部军事行动期间被克罗地亚当局拘留的那些人。

27. 6月2日在同克罗地亚政府代表的一次会谈中,特别代表要求给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会见所有被拘留者的机会。这一要求现已获准。

C. 难民

28. 在军事行动的头两天期间,多达一万人逃离塞族控制的斯拉沃尼亚西部,大多数来自Okucani地区,越过萨瓦河大桥逃到波黑北部。“塞克共和国”当局先前经常举行疏散演习,有报道述及有些难民可能违背他们的意愿被迫撤离。后来,在同联合国和平部队和克罗地亚当局的谈判中,“塞克共和国”领导人坚持表示,未离开的人--估计为3,000至4,000人--应有机会离开斯拉沃尼亚西部,同已在塞族控制下的波黑领土的其他难民在一起。联合国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在《停止敌对行动四点协议》的范围内开始了称为“安全通行行动”的计划。

29. 仍然生活在西区的塞人则被通知他们有权留在那儿,克罗地亚政府公开保证,他们的权利,包括获得克罗地亚共和国国籍的权利,均将充分受到尊重。尽管如此,在5月期间有数百西区塞人请求把他们包括在安全通行行动计划内,到6月初有2,000多人离开西区前往塞族控制下的波黑领土。根据新近的资料,不到1,000人仍留在西区。许多观察员表示关切的是,军事行动进行得过于急躁,人们未适当地得知他们的权利。继续有人要求将他们包括在迟至6月中旬进行的下次护送队中这一事实可显示斯拉沃尼亚西部的大多数塞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想离开。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所访谈的意欲离开的难民表示,他们意欲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想与已逃离的亲属在一起,以及对克罗地亚的未来前景感到怀疑,尤其是对安全问题和谋求工作的可能性感到怀疑。

30. 6月初在同特别报告员一起举行的会议上,克罗地亚政府说,不管是在5月初首批逃亡中或在安全通行行动计划下离开斯拉沃尼亚西部的难民,都可准予返回。但这一准许只适用于1991年以前居住在西区并被认定非属“战犯”的人。编写本报告时,在波斯尼亚北部和在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约100名难民已向难民署表示他们愿选择返回。

D. 在东区的情况

31. 在5月底,斯拉沃尼亚西部数千难民涌入塞族在克罗地亚境内控制的地区,即东区,他们从波斯尼亚的巴尼亚卢卡地区通过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来到于此。来自东区Bapska这一城镇的将近100个克罗地亚人据报自愿离开他们的家园是为了自保,他们来到塞尔维亚是为了避难。东区的局势在6月中旬仍然十分动荡不定,尽管约4,000难民的大多数看来已获得临时安置。东区的紧张状况一直因

目无法纪现象普遍发生而加剧,这包括对属于非塞族人的住家发生过多手榴弹袭击事件。此外,还多次劫持在东区属于国际组织的车辆。看来事实上的当局或是不能或是不愿控制这类事件,因此在东区人人的行动自由都严重受到限制。

E. 继克罗地亚行政当局重新成立后
斯拉沃尼亚西部的人权情况

32. 特别报告员及其实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国际观察员所收到的许多报告都显示,恐吓和侮辱斯拉沃尼亚西部塞人的情形,在继克罗地亚恢复控制该地区后的日子中普遍发生。许多侵犯人权情事系由克罗地亚军队所为,继军事行动结束后至少有10天之久西区各地仍然有克罗地亚军队的存在。

33. 在Bukovcani村,有一年老妇女的农庄被克罗地亚士兵占据,她的生命经常受到威胁,有一次被士兵盘问是否藏有武器时把刀口扣住她的喉头。她后来决定放弃她的家园,加入安全通行行动计划前往波斯尼亚。据报,在Brusnik的克罗地亚警察把颈铃强挂在塞族居民的脖子上逼他们学羊叫舔盐吃;地方警长听到这一事件后即将负责该地的这一单位予以撤除。据报许多侵扰事件是在夜间发生的,例如在有一起事件中,一些喝醉酒的士兵闯进在Seovica的一个住家,威胁并侮辱住户,还强要酒喝。

34. 在Skenderovic村,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调查了一件关于谋杀一对老年塞族夫妇的报道,这一谋杀案发生在1995年5月10日至15日之间。在检查这对老夫妇的农庄时发现有两处蠕虫满地,有一目击者日前曾看到克罗地亚警察在那里收尸。实地工作人员于是去当地的墓地查看,发现两处新坟,树着从附近一个墓地取来的十字架。可得到的证据都显示,克罗地亚当局未对这些杀害案情作出适当调查。

35.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说,有六具尸体倾弃在Okucani市立公墓的一个小屋里。1995年5月16日,实地工作人员看到小屋地上躺着三个老年人的尸体,于是将此事通知联合国当局,后者接着同克罗地亚当局联系。至于是否已对这些死亡案情进行了调查,特别报告员一直还没收到任何消息。

36. 1995年5月16日,在Bijela Stijena的国际工作人员的一住房内看到九个老年人尸体。克罗地亚军队命令这些工作人员离开该地,理由是“不安全”,但当他们于几小时后回来,则尸体已予清除。士兵们对这一起事件无任何说明。

37. 1995年5月6日,在西区克罗地亚所控制地区的圣安娜修道院(塞族东正教会),老年修女遭到四人袭击,他们殴打一个修女,捣毁门窗并窃取修女们的金钱。被

指称的两名凶手都是克罗地亚士兵,后来被捕监禁在Bjelovar。

38. 收到的许多报告述及在军事行动期间被弃住房内的财产被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一妇女报称受到一个穿着平民衣服的人持枪威胁,当时她试图阻止他偷窃Ladevac村中她兄弟家的玉米存粮,此事发生在5月底。还收到证据述及人们被迫以低得不合理的价格出售他们的私人物品。

39. 克罗地亚当局一直未能把5月初的军事行动结束以来因在斯拉沃尼亚西部犯有刑事罪而被捕或被起诉的人的情况通知特别报告员(圣安娜修道院修女案除外)。

40. 从仍旧留在西区的塞人收集到的证据显示,克罗地亚警察在军队离去后负有治安责任,大体上他们的行为符合职守。但眼看数十穿着平民服装携带随身武器的克罗地亚人,警察并无干预,这明显增加了继军事进攻后日子里当地的紧张状态。

F. 建立信任措施

41. 政府在其公开的声明中,一贯强调对斯拉沃尼亚西部塞族人口有权依照克罗地亚法律规定取得克罗地亚公民身份的承诺。至5月中旬,原先居住在“塞克共和国”的1,070个塞人正式申请了克罗地亚公民身份,675人现已获得公民地位,其余的人则仍在等待申请结果。

42. 但到了6月,日益明显的是,想在克罗地亚享有公民和社会权利的原先“塞克共和国”居民仍旧面对相当大的困难。由于克罗地亚拒绝承认自封为“塞克共和国”所进行的官方行为,许多重要的证件--包括出生证、结婚证书和死亡证书--都被地方当局认为无法律效力。因此,收到的报告中有的述及老年妇女得不到由于其丈夫死亡而应计的养恤金付给,原因是关于她们丈夫的死亡无“法律”证据。“塞克共和国”当局发给出生在斯拉沃尼亚西部的儿童的出生证书也被当地克罗地亚官员宣布为无效。同样,据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所目击的一件案例,有一妇女被拒绝获准探访关禁在Bjelovar监狱的丈夫,理由是“塞克共和国”发给的结婚证书被认为无法律效力。

43. 继军事进攻后,克罗地亚政府在先前受“塞克共和国”控制的领土各地很快重新设置了民政当局。中央政府任命了一些部长监督日常行政管理,并指派克罗地亚警察担任确保治安任务。当局为帮助地方居民而采取的首批步骤中包括分发少量现金供购买粮食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建立免费的当地公车交通。

44. 在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会见了Veljko Djakula先生率领的当地塞族代表

以审查重建信任方面作出的进展。他们虽向特别报告员陈述了涉及侵犯塞族人口人权的种种事实,但他们表示愿意同克罗地亚当局合作以便在该地区建立公民社会结构。特别报告员在其后来同斯拉沃尼亚西部克罗地亚政府代表Ivan Majdak部长的会谈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根据Majdak先生,当局决心将当地的塞族人口纳入地方行政结构。

45. 但看来,在扩大公民创制权把当地塞族群体成员的有意义参与包括在内这方面,政府的行动却相对缓慢。在6月初才在领土上四个市府的每一市府试验性地设立了委员会,以便使当地居民为规划该地区的未来作出贡献。这些委员会只限于发挥咨询作用,每一委员会由五名代表组成--三名克罗地亚人和两名塞人。截至6月底,这些委员会尚未开始运作。

46. 关于警察部队,政府宣称有50名塞族警员已编入新指派到斯拉沃尼亚西部原先为“塞克共和国”地区的克罗地亚警察部队。

47. Pakrac的小学(截至6月中旬在该地唯一继续开课的小学)在Gavrinnica和Seovica都有分校,仅塞族儿童在这些分校上学。据报这些分校的班级完全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教学媒介--这与“塞克共和国”所维持的制度下惯于以西里尔字母教学的学童是一大突变。学校的名称被改是因为原先是以第二次大战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姓名为校名,学童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克罗地亚国歌。根据克罗地亚法律,由至少占人口8%组成的民族群体--其中包括塞族群体,都应有权以其本族语言作为教学媒体。但这一规定在克罗地亚的大多数地方都未充分加以实施,是否不久的将来在斯拉沃尼亚西部将予实施,并无任何迹象。

48. 在原先受“塞克共和国”控制地区工作的教师,大多数已逃往塞族控制的波黑领土。到6月底还留在那里的10个教师中,只有4人(均为自然科学教师)被要求继续留任。尽管特别报告员从克罗地亚当局得到的保证是所有留下的教师都能恢复他们在学校的职位,但仍有这样的事发生。现今在原先受塞族控制地区的Pakrac学校工作的其他教师均来自该城镇的克罗地亚部分。

49. 对西区长期安全前景的一大考验将出现在今后两个月中,预期那时克罗地亚当局将监督1991年战斗中逃离该地区的多达14,000克罗地亚人返回他们住所一事。政府一直未作任何表示是否也有意同时实施四年前因同样原因逃离该区的塞人回到克罗地亚控制的地区。

50. 应当指出的是,在协调人权组织名义下由11个克罗地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一个联盟一直对在斯拉沃尼亚西部恢复信任一事作出重大贡献。该联盟已在Gavrinnica开设了一个办事处,接受关于人权事项的申诉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G. 结论

51. 克罗地亚当局对斯拉沃尼亚西部军事行动期间及军事行动结束后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情事应负有责任。许多这类侵权行为性质严重；但看来规模不大。这些侵犯的确切程度须予进一步调查。克罗地亚政府拒绝国际观察员在军事进攻头一星期进入受影响地区对查明相关事实而言产生了严重阻碍。此外，事实上的波塞当局也对向逃离斯拉沃尼亚西部的塞族难民收集资料一事加以阻碍，拒绝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进入难民所在地区。

52. “塞克共和国”当局对炮击若干平民地区应负有责任，这种做法构成对人道主义法律的严重违反。

53. 对克罗地亚当局就军事行动期间死亡人数尤其是平民死亡人数提供的数字是否可信，存有严重疑问。看来重大的差异也存在于对“平民人口”一词的解释上。不管怎样，各个国际来源提供的可靠数字都显示，平民死亡人数超出政府提供的数字。

54. 看来大多数被拘留者受到的待遇是合乎一般准则的。但据报有若干案件涉及人身受到虐待、语言上受到侮辱或其他形式有辱人格的待遇。获释犯人的法律处境不明，这构成影响他们是否决定离开斯拉沃尼亚西部的因素之一。

55. 塞族的绝大部分人口不是业已离开斯拉沃尼亚西部，就是打算决定离开那里。逃亡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担心可能受到反击。克罗地亚当局和国际组织都未能尽到最大努力防止大批外流逃亡。克罗地亚当局在军事行动开始后头几天中作出的声明自相矛盾，后来虽为返回问题定出了某些准则，但并无助于建立人们对当局意向的信任。

56. 当局为恢复信任和促进全体人口的共存已采取某些步骤。但采取的措施至今看来不足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57. 由克罗地亚各地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协调人权组织联盟已在建立信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H. 建议

58. 对军事行动期间在斯拉沃尼亚西部所发生事件的一切疑问均应加以澄清，并据此诉诸于公众舆论。

59. 克罗地亚当局应当查明所有死亡者,把死亡原因和埋葬地点通知他们的家属。凡必要时,掘尸检验应当在国际专家的监督下进行。克罗地亚当局还应当对涉嫌犯有战争罪的人提起刑事诉讼。

60. 仍在拘留中的人,其法律地位应当立即加以澄清,他们的辩护权应当得到正当保证。

61. 克罗地亚当局应当加速使塞族代表参与行政管理结构的进程。

62. 斯拉沃尼亚西部的学校制度应当考虑到塞族群体的文化特征。

63. 国际和当地组织均应当继续监测该地区的人权情况。

64. 安排流离失所者的返回进程,应当基于保证对全体人口人权包括财产权的尊重,返回进程也应当把1995年5月之前离开受克罗地亚控制领土的塞族人口包括在内。

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A. 萨拉热窝

65. 特别报告员在其最近的访问期间未能前访萨拉热窝是由于安全情况日益恶化。但鉴于该地区出现的严重情况,对那里的人权情况必须加以注意。本报告所载资料系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所收集的资料以及来自其他消息来源而提出的。

1. 以平民人口为目标

66. 据报,1995年2月下旬和3月初市内电车数次遭到射击,这些事件导致班次减少。据报3月里波塞部队对平民进行狙击活动。1995年3月23日,两个年轻少女在Grbavica遭到来自政府阵地狙击手的狙击而死亡。波黑政府的军队指挥部对此事件表示遗憾,并说有关的个别士兵已予拘禁。

67. 4月下旬,开火事件为数增多,据报几乎每天都有平民遭到炮击或狙击而死亡或受伤。1995年4月25日,在Sedrenik--波黑政府控制下的萨拉热窝的一个郊区,两辆公车遭到小型武器射击,据报一名平民死亡,另五人受伤。

68. 5月初,《停火协议》终止,情况急剧恶化。1995年5月7日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炮轰萨拉热窝郊外的Butmir,炸死9人,炸伤50人,受害

者几乎全是平民。1995年5月16日发生了一年多以来最激烈的战斗,打死3人,打伤26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毫无顾忌地炮击居民集中地区,危及平民的生命。军事活动,包括炮击,是从市内的政府军阵地上发出的。

69. 1995年5月25日北约空袭后,塞族发动报复,炮轰萨拉热窝以及联合国指定的其它“安全区”,即图兹拉、戈拉日代、斯雷布雷尼察和比哈奇。在伊利扎的重型武器对准Hrasnica的平民目标攻击,造成两人死亡,数人受伤。据当地的消息来源报导说,1995年5月,在萨拉热窝共有41个平民被打死,182个平民受伤。

70. 在1995年6月18日的一起事件中,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发射的炮弹落在Dobrinja西郊,炸死7人,炸伤12人。当时他们正在一个供水点排队接水,因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切断了供水,他们不得不离家取水。据报导,从1995年6月18-23日,炮弹炸死了22个平民,炸伤的人数则更多。1995年6月28日,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向电视中心发射火箭弹,造成5人死亡,许多人受伤。在这次炮击中受伤的有当地人,也有外国记者。在1995年7月1-2日的周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又对萨拉热窝狂轰滥炸,据报导有13个平民被炸死。在编写本报告时,对准居民区袭击,打死打伤平民的情况仍在继续,该地区不断发生激战。

2. 对联合国人员的骚扰和袭击

71. 年初以来,对联合国人员的羞辱和袭击不断发生。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已多次明确被当作目标,有时造成死亡。1995年4月14和15日,两名法国士兵被杀害,无法查明袭击者是哪一方。1995年5月11日,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一名法国士兵被冷枪击中,受重伤。在1995年5月16日的一起事件中,三枚迫击炮弹击中Hidrogradnja大楼,但没有人受伤,楼内驻有一家当地公司和联合国的文职人员。据估计,炮弹是从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阵地发出的。

72. 5月北约空袭后,地面局势急剧恶化。1995年5月26和27日在萨拉热窝Vrbanje桥的两起事件中,联保部队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交火,三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和五名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士兵被打死。在1995年6月7日Vrbanje桥事件中,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士兵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向联保部队发射磷弹,迫使他们带上布局面具。在这次化学攻击中,一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受伤。1995年7月4日,联合国萨拉热窝司令部遭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攻击,五人受伤。

73. 年初以来,联合国人员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代表遭到扣押,已成为严重问题,尽管他们双方都这么做,但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扣押的人要多得多。国际机构特别报

告说为它们工作的当地人员受到骚扰。

74. 北约空袭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将联合国人员扣为人质,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次严重危机。1995年5月25和26日空袭后的数天内开始逐步扣留人质,最后的被扣人数达到370人。从电视镜头中看到,有些人质被拴在军事设施上,当作人体盾牌,以进一步吓阻北约对波斯尼亚塞军目标的空袭。人质危机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至到1995年6月18日最后一批人质被释放。

75. 此外,从年初起,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将下列人员扣押长达三个月:一名约旦记者、从联保部队的人员运输车上抓走的一名波斯尼亚记者、一名联保部队当地翻译、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药剂师组织的五名职员、一名德国非政府组织官员、两名瑞士人。

76. 政府还扣押和威胁国际职员。1995年2月初,两名个人,其中一名是难民署当地职员,被从一辆联合国车辆上抓走,一直拘留到1995年3月20日。4月28日,联保部队宣布有四名当地职员被军事当局扣押,被控间谍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没有根据《1992年部队地位协定》给予必要的合作。更为严重的是,它们无视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呼吁,不让与被拘留者接触。1995年5月22日,三名联保部队当地职员由于未能出示工作证而被政府当局拘留。这三人最后全被释放。

77. 由于对移动自由的持续限制,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活动受到阻碍。联保部队的车辆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检查站遭到骚扰,还发生过多次劫持联合国车辆的事件。

3. 人道主义情况

78.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目前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实行封锁,使萨拉热窝的人道主义情况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地步。年初以来的情况一直很严重,红十字委员会和难民署人道主义援助航班的停飞是最近几个月内粮食供应情况恶化的关键因素。1995年3月11日,红十字委员会一架很容易识别的飞机在萨拉热窝机场降落时被击中,这是冲突发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因此红十字委员会的飞机停飞。一架运输机被轻武器击中,而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事后拒绝保证安全,因此,难民署人道主义空运于1995年4月8日终止。在本报告编写时,空运仍然没有恢复,这也是难民署空运历史上停飞时间最长的。

79. 在没有人道主义空运的情况下,将粮食运进萨拉热窝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塞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占领的领土进行陆路运输。这样做有巨大的困难,因为

这需要得到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的同意,而且移动自由常常受到限制。1995年5月初,难民署报告说,到达萨拉热窝的粮食数量大大低于满足人口最低需求的数量。到1995年6月,萨拉热窝的粮食短缺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家庭储备越来越少,估计许多人完全依靠人道主义援助。1995年6月8日,难民署将最后一批库存粮食从萨拉热窝机场运往市区,预计向全市供应面包的主要面包房将很快用完面粉。据估计,两周一次正常的援助供应只能满足15%的需求。

80. 即使在冲突全面升级前的5月初,公用事业情况也已恶化,市内根本没有煤气。1995年5月25和26日北约空袭后,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切断供电供水,使公用事业的情况更加紧张。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80%的供水由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控制。现有的少量电力只够政府行动和医院等用于应急。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对萨拉热窝附近塞族占领的伊利扎、哈吉契和拉伊洛瓦奇等地区停止供电。目击者的叙述令人忧虑:萨拉热窝的平民躲在防空洞里不敢出来,一躲就是几小时,晚上一片漆黑,白天出来找水。

B. 联合国指定的其它“安全区”内侵犯平民人权的情况

81. 不断袭击居民区,扰乱人道主义援助,就是公然无视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内平民的安全和尊严。特别报告员在最近的查访中未能访问这些地区,以下提供的资料取材于它的外地工作人员和其它来源的报告。

82. 1995年5月25日,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北约的空袭进行报复,炮击“安全区”。人们将记住这一天对图兹拉的炮击,这是三年战争中的又一次最严重暴行。这是一个晚春时节,有一天,镇上青年人常去的一家咖啡厅遭到炮击,71人被炸死,151人被炸伤,其中33人重伤。伤亡是由一发迫击炮发放的炮弹造成的。受害者有各少数民族成员,大多在18-25岁之间,最小的刚满2岁半。这些受害者年青,易受伤害,更表明这次炮击的残暴性。据目击者说,残肢断腿和人体的其它部分满地都是,惨不忍睹。

83. 同一天,联合国指定的其它“安全区”也遭炮击。戈拉日代被炸死15人,炸伤5人。据报导,斯雷布雷尼察有两名儿童被炸死,5人受伤,比哈奇也遭攻击。这一天,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只有Zepa未遭炮击。萨拉热窝也遭炮击,上面已提到过。在编写本报告时,这些飞地的人道主义情况非常严重,运粮车队在获得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的入境许可时遇到严重困难。

84. 在出现这次急剧转折之前,袭击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的居民区,一直

是年初以来的棘手问题。在4月份,有一次据报导有10发炮弹落在图兹拉市。有一发炮弹落在当时正在上课的学校校舍里,但没有爆炸。据报导,1995年5月初,图兹拉市挨了13发炮弹,18人受伤。1995年3月25日,波斯尼亚塞军从戈拉日代20公里专属区内向戈拉日代的“安全区”开火,造成平民伤亡。

85. 年初以来,比哈奇的战斗几乎从未间断过,造成平民的伤亡。比哈奇飞地的人道主义情况在今年大部分时间不断引人关注。4月和5月,难民署对粮食危机表示关注,说,90%以上的人口面临极度的粮食短缺。据收到的报告说,有人天一顿或两顿不吃饭,出卖个人物品,以购买价格昂贵的黑市粮食。报告着重强调了护粮队进入这一地区的困难。在编写本报告时,人道主义情况极其严重,收到的报告说有一名男孩和一名老年男子被饿死。

86. 6月中旬,收到的报告说多博伊的波斯尼亚政府部队发射炮弹,一所医院被击中数次,有几人伤亡。

87. 在编写本报告时,对比哈奇、戈拉日代和斯雷布雷尼察以及布尔奇科走廊等其它地区的恶战威胁平民的生命表示关注。

C. 巴尼亚卢卡

88. 特别报告员在1995年4月21的报告中(E/CN.4/1996/3)提请注意巴尼亚卡区对非塞族人的迫害加剧的情况。继克罗地亚对斯洛文尼亚西部的进攻后,又有报导说该地区的非塞尔维亚人,特别是克罗地亚人的人权遭侵犯。这次造成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波斯尼亚西北部中斯拉沃尼亚西部涌入了约10,000名难民。

89. 特别报告员在查访伊始就向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请求获准访问受他们控制的波斯尼亚西北部的领土,以便对这些指称进行调查,并向难民了解关于指称的斯拉沃尼亚西部侵犯塞族人人权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在收到的对他的请求的答复中没有得到准许,因此,他未能对形势作出直接评估。但是,特别报告员在访问过程中会晤了Komarica主教的代表,Komarica主教当时正在绝食,以示激烈抗议。特别报告员还与Komarica主教本人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谈。特别报告员还在访问期间就于1995年6月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对巴尼亚卢卡非塞族人的命运的关注。

90. 最近的事件出现了一种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即对天主教牧师和建筑的袭击增多。特别报告员收到了许多报告说天主教堂和建筑中爆炸,造成该区Vujnovici、Trn、Sargovaci、Majdan和Motike等许多地方的火灾和物资损害。5月和6月曾多次

有爆炸物被扔进巴尼亚卢卡的主教住所,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牧师的家遭袭击的报告。其中最严重的是发生在1995年5月12日的一次事件,那一次,Presnace的一所天主教堂和教区长住所因爆炸而着火,从废墟中发现了两具被烧焦的尸体,一具是一名牧师的,另一具是一名修女的。

91. 据报导,在1995年5月7日的另一起事件中,准军事部队冲进Petricevac的一所修道院,将所有托钵修会修女集中在一起,炸毁了教堂。在这起事件中,一名年纪最大的牧师据报导死于心脏病突发。其余牧师随后被驱逐,在巴尼亚卢主教处避难。据报导,1995年5月17日,一名天主教牧师和两名修女在Trn村自己的屋子里遭到穿便服的武装人员的殴打和虐待。天主教非政府组织慈善社的大楼和工作人员遭到袭击。

92. 1995年5月4日发生了一次强迫驱逐的事件,士兵将两批天主教修女从波斯尼亚亚历山德罗瓦和新托波拉的女修道院带走。她们被带往波斯尼亚格拉迪什卡连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克罗地亚的一座桥上,被迫过桥。这些修女在驱逐期间没有受到虐待,但不得不过布满地雷的桥。

93. 还有类似的报告说,不信天主教者和整个克罗地亚社区也遭到袭击和骚扰。据报导,1995年5月14日发生了一起特别残暴的杀人案,波斯尼亚克罗地亚的一对老年人在Motike的家里被杀害。报告说,丈夫的头被砍掉。

94. 据报导1995年5月27日发生了一起重大驱逐事件,一群身穿军服的武装人员进入Sargovac村,把大约50名克罗地亚人从他们的家里赶出,将他们带上一辆车,开往Laktasi-波斯尼亚格拉迪什卡。他们要带东西也不让,而且必须交出房子的钥匙和身份证件。有些老年人拒绝离开,又遭到殴打,被强行推上车子,Sargovac及其周围地区的其它克罗地亚人也受到威胁说,他们在不久也会被驱逐。据报导,来自斯拉沃尼亚西部的难民搬进了空房子。这批50名克罗地亚人最后被安置在旅馆里,不料在再次被赶出,因为安置他们的地方当局不想再卷入这一事件。

95. 特别报告员在1995年4月21日的报告中提到穆斯林人道主义组织Merhamet几乎所有当地领导人于1995年2月28日遭逮捕的情况。被捕的人中有一些一直被关在军事监狱,最近的一些报告证实说,被捕者中有9人正式被控为间谍。

96. 特别报告员指出,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在官方一级发生将人赶出家中的情况。5月份有一次统计,让房主提供财产所有权的详细情况,并问他们是否愿意交换房子。据报导,有些人填完了统计表后被赶出家。此外,1995年5月17日通过了一项财产交换法,允许出生克罗地亚或穆斯林的“Republika Srpska”公民与来自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非塞族控制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交换财产。

D. 波斯尼亚中部和莫斯塔尔地区

97. 特别报告员在对该区访问之前已在一年前访问过这一地区,他打算审查那时以来发生的所有情况。访问期间处理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建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所面临的问题;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返回;迁徙自由;个人安全问题;人道主义情况和新闻自由。特别报告员特别仔细注意为支持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塞族人的和平共处采取了何种建立信任措施。报告的这一部分提供了特别报告员访问结束时的调查结果。在适当的时候将提出一份详细报告,更全面地介绍该地区侵犯人权的情况。特别报告员主要访问了属于事实上的“赫尔采格波斯尼亚国”的一些市政。²

98. 特别报告员访问的目的是探讨上述主要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在地方一级的影响。特别报告员发现由克罗地亚人占统治地位的 Tomislavgrad 市的情况较平静,已出现一些积极的发展。据报导,在结成联邦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建立行政区的工作似乎也很顺利。对穆斯林少数民族也有宗教容忍。市内有一所清真寺,并请穆斯林社区邀请在清真寺中带领作祷告的人,即伊玛目。该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贫困。该地区几乎没有工业活动,这已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就业人口只有8%,这是所有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但穆斯林少数民族受到的影响几乎更加不利。穆斯林严重依赖人道主义援助,他们只能获得克罗地亚人不愿干的低下活。还有一些迹象表明,两族互不信任,因为穆斯林据报导在警察部队或教育方面没有代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在 Tomislavgrad 是一个紧急问题,其中许多人由于得不到安置而占据了别人遗弃的房子。当局在安置他们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正在努力建立收容他们的一个集体中心。

99. 特别报告员在关于利夫诺的讨论中关切地发现对穆斯林少数民族长期存在着敌意。特别报告员获悉约80%的穆斯林已经离开该地区,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大规模出走一直在继续。不断收到关于穆斯林的人权被侵犯的报告,他们被赶出屋子,就业时受到歧视、遭恐吓、受到人身攻击、清真寺遭到亵渎。据报导,市政机构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不力负有责任。据报导,它们在去 Merhamet 的路上以对当地红十字会向当地穆斯林社区分发援助物品设置障碍。利夫诺接近前线,不断受到波斯尼亚塞军阵地的炮击。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利夫诺进一步调查穆斯林人口的人权情况。

100.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7月重访布戈伊诺,发现该市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少

数民族的情况仍然不尽人意。这些少数人群体仍然不感到融入了这一穆斯林控制的地区,他们在行政、警察部队和文化生活中没有代表。战乱时有26名克罗地亚人失踪,下落仍然不明,由此而产生的仇恨情绪一直是发生紧张情况的原因。将人赶出寓所的行为仍在继续,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的问题仍未解决。

101. 特别报告员对上瓦库夫人权情况的改善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之间合作的一个积极例子。他甚至在同一次会议上会晤这两个社区市长,并注意到他们对相互的问题已认识到,而且有所考虑。这两个社区在有些方面仍然分得很开,警察部队和医疗中心都分开,但已有增加合作的迹象。有一些联合经济项目,如提议的一项称之为“和平村”的住房项目。该市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为重建努力获得资金和材料的问题。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这一老问题仍然存在,但是,不是当地一级,而是联邦一级正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102. 普罗佐尔穆斯林社区的人权不断遭到严重侵犯。如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由于冲突,普罗佐尔的人口情况发生的急剧变化,穆斯林人口急剧下降,冲突前约有7,500人,而目前仅有143人。据报导,他们生活在普罗佐尔郊区象贫民区一样的环境中,迁徙自由被剥夺,不能穿过普罗佐尔,不能在那里获得工作,特别报告员获悉,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贫困。

103. 特别报告员还与斯托拉茨和Capljina 两市的代表进行了讨论。这两个市的人口几乎多是克罗地亚人,大多数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已离开。斯托拉茨在冲突中遭受重创。没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所必须基本条件。在 Capljina,少数民族的人权情况仍然引人关注。特别报告员不断收到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及前南斯拉夫国民军成员的家属被赶走的报告。当局对迁入该市有所限制,据报导,留在市内的穆斯林人生活在恐惧中,喜欢呆在家里,以免遭到骚扰和恐吓。

104. 特别报告员最后于1994年7月访问了莫斯塔尔。通过欧洲联盟在莫斯塔尔的管理机构的努力,在基础设施和经济重建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近10个月来,学校重建方面取得了进展。到目前为止,有10所学校正在重建。欧洲联盟的机构正在管理一个建筑项目和莫斯塔尔两边3,500多个被破坏的大楼的住房修缮计划。1995年4月建立一个公共交通系统,开始供电供水。为重整经济,欧洲联盟的管理机构为重整小型企业制订了一项方案,这将创造900个职业。欧洲联盟的管理机构还在作为使各方坐到一起解决争端而促进对话中起关键作用。

10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欧洲联盟的管理机构在使该市重新统一中遇到困难。莫斯塔尔中西部之间迁徙自由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每一边每天只有250人能够从一边跨到另一边。特别报告员对此十分不满,他在会晤时建议这一数字

加倍。在这方面的积极发展是,医疗人员和需要医疗援助的病人目前被允许在莫斯塔尔东西部自由流通。在建立的统一的警察部队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在这方面缺乏合作,显然对该市犯罪活动的程度及其公民的安全产生影响。

106. 失业是全市的一个难题,但在其他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少数人群体显然遇到更多的困难,似乎是对剥夺就业和得到就业后又解雇的目标。收到的报告说,这些地区多数人群体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在就业方面得到优待。一名穆斯林妇女报告说,她和其他9名穆斯林职员于1993年5月9日被解除了在西莫斯塔尔市财政部的职位,现在还在争取复职。其他穆斯林还报告说,他们在冲突爆发时就失去了工作,现在仍未能复职,欧洲联盟接管该市的管理工作以来,驱赶的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不断收到特别是关于在克罗地亚控制的西莫斯塔尔驱赶穆斯林的报告。1995年4月12日,一名73岁的穆斯林妇女被赶出她在西莫斯塔尔的公寓,遭到一对来自亚布拉尼察的克罗地亚夫妇的殴打,被打伤,需要住院。此外,西欧联盟的警察已登记了159起有关驱赶的申诉,而且都据称涉及殴打。

107. 少数人群体受歧视,当地机构在分配人道主义援助时不公平。塞尔维亚人最受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针对他们需要的人道主义组织。西莫斯塔尔穆斯林未能建立Merhamet协会的分部,因而无法帮助满足他们的人道主义需求。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军事团体被调动来执行修筑工事的任务,其中可能包括在威胁生命的条件下在冲突前线挖战壕。据报导,许多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接到征募参加克罗地亚防务委员会的通知,迫使许多躲起来,逃避这种义务。西莫斯塔尔没有东正教教堂和清真寺,那里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不能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表明,在克罗地亚人控制的西莫斯塔尔侵犯穆斯林人权的情况远甚于穆斯林控制的东莫斯塔尔侵犯少数人群体人权的情况。

108. 年初以来已有报告说波斯尼亚塞军炮击莫斯塔尔。随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整个安全情况的恶化,炮击更加激烈,造成平民伤亡。特别报告员注意到13名波斯尼亚失踪士兵的父母的忧虑,这些士兵在1993年的战斗中被克罗地亚防务委员会抓获,仍然没有下落,他相信处理前南斯拉夫领土上失踪人员问题的特别进程能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E. 结论和建议

1. 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

109.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平民的军事袭击急剧升级,造成无数人死亡和受伤。炮击和伏击多次无情而无误地对准平民,伏击事件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令人关注,特别是据悉儿童是其目标。特别报告员回顾他的第三次定期报告(E/CN.4/1994/6)中的结论说,伏击不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故意将他们打死打伤,是一种战争罪。因此,狙击手也应以严重侵犯人道主义法而受审并判刑。

110. 特别报告员回顾他的第一次报告(E/CN.4/1992/S-1/9)中的建议说,应立即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领土上的重型武器中立化,必要时将集中起来,由联保部队监管。这项建议显然没有得到完全遵守,危及到了平民的安全。

111. 由于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不断干扰人道主义物资的运输,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情况非常严峻。对公用事业的控制被当作一种战争武器。

112. 对联合国人员的恐吓和骚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以及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在某种程度上都对这些行为的发生负有责任。但是,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在敌视国际人员的行为的严重性方面,负的责任要大得多。

113. 特别报告员提醒有关人士说,上述对平民安全和尊严的侵害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他呼吁所有责任者立即停止这些行动。

2. 巴尼亚卢卡

114. 巴尼亚卢卡的少数民族局势,自特别报告员1995年4月21日报告(E/CN.4/1996/3)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一问题以来,一直在激剧恶化。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袭击个人、侵袭财产,程度非常严重,有时导致死亡。还有其他形式的恐吓、逼迫非塞族人离开这一地区。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允许这些行为继续下去,是有罪的。

115. 特别报告员呼吁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谴责这些作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这种侵犯人权行为不再继续下去,他还要求允许他本人或他的外地工作人员进入该地区,以便直接评估人权情况。

3. 莫斯塔尔

116. 重新统一莫斯塔尔的工作停滞不前,该市两个部分之间对自由流动的限制非常严格,建立联合体制方面的进展有限。侵犯人权的情况,特别是侵犯克罗地亚控制的西莫斯塔尔穆斯林的人权的情况仍然引人关注。此外,莫斯塔尔两个部分的塞族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117. 特别报告员促请双方充分合作,努力加速重新统一,因为这将大大有益于人权情况。他建议立即采取步骤,将每天允许从一边到另一边的人数增加一倍。他促请双方当局,特别西莫斯塔尔的当局请警惕地保护非克罗地亚人的人权。

118. 特别报告员鼓励国际社会对莫斯塔尔正在进行的急需的修复工作提供财政支助。

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

119. 需要加紧努力,建立联邦体制,特别是建立联邦联合警察部队和独立的司法机构。

120. 特别报告员强烈建议立即采取步骤,以利联邦一级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的问题上作出决定。

121. 特别报告员承认设立联邦调查专员的体制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

¹ 本报告中使用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部队”或“事实上的波塞当局”这些用语,除非另予指明,均仅指在政治总部设在帕莱的事实上的政府服务的波塞军人或文职人员。具体而言,不意味或暗指忠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任何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

² 事实上的“赫尔采格波斯尼亚国”由克罗地亚人控制,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西部,成立于1992年。它拥有完整的体制结构,有自己的政府、国会、司法机构、警察部队和军队,使用克罗地亚共和国的货币和语言。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建立以来,这一地区在宪法上是联邦的一部分。

附 件

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的会晤计划
(1995年5月23至6月2日)

5月22日, 星期一

萨格勒布

应波兰大使的邀请与接触小组成员国驻克罗地亚大使和匈牙利驻克罗地亚大使(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现任主席)会晤。

5月23日, 星期二

萨格勒布

Yasushi Akashi 先生	秘书长特别代表
Minchel Moussalli 先生	粮食基金民政事务负责人
Erkki Heinonen 先生	难民署克罗地亚代表团副团长
David Riley 先生	难民署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团副团长
Jan Bolling 先生	难民署保护干事
Steve Corliss 先生	难民署保护干事
Alex Braunwalder 先生	红十字会驻克罗地亚代表团团长
Walter Fuehlmann 先生	红十字会代表
Wladyslaw Neneman 先生	欧洲共同体监测团人道主义事务副主任
Milorad Pupovac 先生	塞尔维亚独立党主席
Cedo Prodanovic 先生	萨格勒布律师
Milan Djukic 先生	塞尔维亚人民党主席, 克罗地亚议会副议长
Veselin Pejnovic 先生	塞尔维亚人民党副主席, 议员
访问萨格勒布 Rementinee 监狱, 会晤被拘留的塞尔维亚人	

5月24日, 星期三

斯拉沃尼亚西部
Graham Day 先生
Christine McCallum 女士
联合国民警干事
Veljko Djakula 先生
Obrad Ivanovic 先生
Brusnik 塞族居民
Ivan Majdak 先生
Nikola Ivankec 先生
人权组织协调机构的代表

联合国和平部队达鲁瓦尔民政事务协调员
联合国和平部队达鲁瓦尔民政事务干事
斯拉沃尼亚西部塞族领导人
斯拉沃尼亚西部塞族领导人
克罗地亚政府部长
帕克拉茨区警察局长

5月25日, 星期四

萨格勒布
Kasim Trnka 先生
Ivan Jarnjak 先生
Miljenko Anicic 博士
记者招待会以及联合国电视台和
联合国和平部队广播台的采访
Medugorje
Samuel Pellicer 上校
莫斯塔尔
Hans Koschnick 市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驻克罗地亚大使
克罗地亚内政部长
萨格勒布巴尼亚卢卡主教管区代理主教
联保部队西班牙营营长
欧洲联盟莫斯塔尔行政官

5月26日, 星期五

莫斯塔尔
Bill Townsend 先生
Jan Meijvogel 上校
Michelle Brauen 女士

联保部队民政事务干事
西部警察局长
红十字委员会代表团团长

Jerrie Hulmes 先生	难民署 Medugorje 负责人
Bacht Karam 先生	难民署 Medugorje 方案干事
Peter Deck 先生	难民署 Medugorje 保护干事
Tony Smith 先生	难民署莫斯塔尔后勤干事
Rowena Judd 女士	难民署 Medugorje 外地事务干事
Klaus Metscher 大使	欧洲联盟莫斯塔尔管理机构(EUAM)行政官外交 顾问
Martin Garrod 爵士	EUAM 参谋长
Constantine Zepos 大使	EUAM 调查专员
Bo Kalfors 大使	EUAMS 难民顾问
Skjold Mellbin 大使	欧安组织萨拉热窝特派团团长
Hans Birchler 先生	法律顾问
BIH 妇女协会, 西莫斯塔尔人权事务中心-- 当地非政府组织, Medugorje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莫斯塔尔	
Mandelbaum Zoran 先生	犹太社区的代表
Mehmed Dizdar 先生	斯托拉茨前市长, Rama-Neretva-Hum 协调委 员会主席

5月27日, 星期六

莫斯塔尔	
Kresimir Zubak 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总统
Vladislav Pogarcic 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外交部副部长
Mijo Brajkovic 先生	西莫斯塔尔市长
Borislav Puljic 先生	西莫斯塔尔副市长
Slobodan Bozic 先生	克罗地亚赫尔采格波斯尼亚与各组织联络机构
Hamdija Jahic 先生	东莫斯塔尔副市长
Rusmir Cisic 先生	东莫斯塔尔市长顾问
Hadzismail 穆夫提	莫斯塔尔穆夫提
Efendija Smajkic	莫斯塔尔穆夫提
Ratko Peric 主教博士	莫斯塔尔天主教主教

西莫斯塔尔塞族成员
东莫斯塔尔死亡或失踪人员的家属

5月28日,星期日

Tomislavgrad

Mijo Tokic 先生

利夫诺Merhamet and

Moslem 协会

上瓦库夫

Andrew Pringle 准将

Jay Carter 先生

Waheed Wahadullah 先生

Jacques Wadestrand 先生

Lane Visser 先生

Arvase Patel 女士

Andrzej Sawicki 上尉

Khalil 上校

Tomislavgrad 市长

联合国西南分区司令

联合国民政事务高级干事

联合国民政事务,上瓦库夫

联合国Bogojno民政事务

难民署联络干事

联合国保护干事

联合国民警保护干事

西南分区副司令

5月29日,星期一

上瓦库夫

Abdulah Garaca先生

Ivan Saric先生

Bugojno

Dzevad Mlaco先生

来自普罗佐尔的流离失所

穆斯林的代表

Bugojno 克罗地亚人委员

会的代表

Bugojno 塞族代表

Jure Juric先生

上瓦库夫市长

Ustupje市长

Bugojno市长

普罗佐尔市长

莫斯塔尔

Branka Raguz女士

Esad Muhibic先生

联邦调查专员

联邦调查专员

5月30日,星期二

莫斯塔尔

记者招待会

Capljina

Krunoslav Kordic先生

斯托拉茨

Andjelko Markovic先生

Capljina市长

斯托拉茨市长

5月31日,星期三

杜布罗夫尼克

Srdj Jaksic先生

Branka Skansi女士

Zdravko Bazdan先生

杜布罗夫尼克律师

杜布罗夫尼克律师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代表

6月1日,星期四

萨格勒布

Franjo Kuharic阁下

Milenko Popovic先生

Vladimir Primorac先生

Petar Novoselec先生

Petar Mrkalj先生

Veronika Reskovic女士

Zivko Juzbasic先生

Slobodan Lang先生

天主教大主教

东正教牧师

前最高法院法官

前最高法院法官,克罗地亚法官协会主席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Karlovac 办事处协
调员

反战运动--人权直接保护小组

议 员

人道主义事务巡回大使

6月2日,星期五

萨格勒布

Ivica Kostovic博士

Mate Granic 博士

Adalbert Rebic博士

Bosiljko Misetic先生

Zvonimir Cicak先生

Slobodan Budak先生

Ivo Banac教授

Ray Crabbe将军

副总理

副总理,外交部长

流离失所者办公室主任

副总理,联邦图季曼总统特使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主席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副主席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成员

联合国和平部队副司令

XX XX XX XX XX